



深度

專訪

寇延丁在宜兰：以农耕疗愈生命，但必须面对的是恐惧

从中国的牢狱来到台湾，她在宜兰种田，体悟生命，观察社运，思考社会，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对岸去面对可能的命运……

特约作者 陈亭聿 发自宜兰 | 2019-08-20



作家寇延丁。摄：陈焯輝/端传媒

造访宜兰深沟这两天，女主人寇延丁几乎不得闲。主要是时值盛夏，也近秋收，边接受访问，她得边忙农活。

在挂满自制器械的灶房里，她一会儿从冰箱搬来大量自酿酒水、自制冷渍果酱，果汁机没多时又飞转出新鲜汁液。满桌甜水冰品绝无冷场，客人摇手称谢也阻拦不及。

还没消化完全，又追著她跨骑铁马，往她两分大的田里去。寇延丁穿套长筒雨靴，利索地引田水，打老叶，捉拿万恶福寿螺。好不容易节奏缓下来，只见她坐在田中央的一棵树脚，抓手套给自己搧风。她笑得很写意，“哎，我说种田真的好疗愈。”



寇延丁在她的农田上。摄：陈焯辉/端传媒

深沟的晴耕雨读

这身形清瘦的54岁女子来自山东泰安，是个自由作家。她把这两年多下田吃喝的事迹为文成书，起名叫《亲自活著》。书末，她为自己连篇醉心酿酒的陶然生活向读者赔罪，“请你一定原谅我，这是在炫耀我的自由。”

如今的语气和容颜让人难以联想起的，是三、四年前，她曾在受访时，声泪俱下地讲述一段生死修炼；在山东老家，也曾压抑拿锯子往手臂砍去的自残冲动。

2014年10月10日，寇延丁在开往五台山的卧铺车厢上被捅醒，手电筒光砸在半醒半睡的脸上。“寇延丁是你吗？”她蒙懂称是，乘警确认抓下，她于是人间蒸发了128天。四个月余的狱中事被她写进《敌人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她写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颠覆国家罪名抓她，谰称自己原来“倾国倾城”。

摄像镜头环绕下脱光审讯，监禁监控监管，所有权利尽皆剥夺除去，此些事情连缀书上，出落为满纸荒唐，她向读者自首：“所有的轻松戏谑，都是后来粉饰过的。”当时她全然无力调侃，只是怕。怕的不是自己，怕的是自己的被抓引发时代的退步。

因此，当寇延丁说“疗愈”，她恐怕是认真拣过用字的。在深沟晴耕雨读的日子，拯救了她破碎濒危的心神。

此前她其实已经来过台湾。就在2014年4月7日到10日之间，她意外撞见历时23天的太阳花学运及其谢幕退场。相隔五年有余的事，寇延丁如今说来还有热恋的神色语气，“我从中午就混进立法院，待到最后一刻，看学生清场，做赔偿纪录，我那是眼睁睁地看著运动场所变回没事发生一样的议事厅……”

虽说参与港台学运，可能也是被抓的原因之一，她仍不讳言与台湾社运初遇时的怦然心动，“我管那叫卷地毯式的撤离，还有那个警民关系……，几十年运动让台湾警察百炼成精了哇。”

因此，2015年获释后，2016年她又来台湾兜转。“我一开始是想来写台湾的社会运动，写1980、1990年代社运组织的组织化，希望继续观察这些团体中分权、普遍赋权的状况。”在台湾学术机构的邀请下来台，寇延丁成了访问研究员，她给自己预订了个题目，“叫做‘没有老大的江湖’。”

然而，这一次，她的期待却落了空。



寇延丁的田。摄：陈焯輝/端传媒

斗争精神是资产还是局限？

2016年9月来台后，寇延丁费时两年行脚台湾，走万里路，更在社会运动同温层里转悠。“原来太阳花学运是个非常时刻，极端值。”她的热烈语调转为低沈嗓音，“接触更多人后，才发现台湾的社运圈、公民团体里，老大不乏其人。”

至于何以意欲观察台湾社运团体，这得先回头说到寇延丁的另一个身份。从她访问中途，手脚也从没停过的情状便不难觉察：她不仅仅是个作家，还是个彻底的行动派。

1990年代，寇延丁开始投身中国公益事业。2004年，她成立“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是中国首个残障美术家专门推广机构。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以“手牵手”更名后的“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名义，投入青山区救灾工作。费时三年余跑遍重灾区，和官方周旋，收集400余个因震致残的孩童资料。

说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心路历程，寇延丁称初听“NGO”一词，那是如“秋风过于耳”，没想到日后为残障事业，她一个下岗女工只身上北京找答案，四处访调，还成了个机构发起人。

可这故事说到一半却说不下去了，主要是这其间老有个矛盾，让她发困：“我不懂，怎么连高喊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份子，讲求公平正义的民间组织里，也那么多‘小毛主席’？”

她来台湾，欲寻没有老大的江湖，也扑了空。于是寇延丁不说故事了，一脸严肃地发问：当组织职业化，拥有更多话语权和资源，内部文化是否和理念初衷背道而驰？威权管理定然成为所谓“合理之必要”？

她看不惯非政府组织边骂顶头老大，边自产老大，对斗争逻辑也有份忧虑，“台湾社会运动最宝贵的，确是威权年代那些社运份子奋不顾身挑战党国教育的反抗精神。”可来台后，她起了疑虑：“这种斗争特质究竟是台湾社运的资产，还是局限性？”

“从去年底大选结束到现在，台湾失败主义弥漫。”如今她全天不亮灯，傍晚后趁著微弱天光煮饭，她笑称自己给我们做的是“黑暗料理”。夜色一点一点蔓延进来，只听她边快刀乱

剥摘采的蝶豆花、丝瓜花和野姜花，将碎瓣倒进鸡蛋里以筷子大力捣拌，边高声抛来大哉问：

“台湾社会常耽惧大的、坏的东西，可你得回头问自己，原来究竟想做什么？你是要打大魔王，还是要个好的未来？”



寇延丁在家中做菜。摄：陈焯輝/端传媒

真正缺的，是践行民主的人

寇延丁端来香喷喷的三花煎蛋，往布上净净手，坐下分享她观察到的、常被埋没的细节：“在台湾的1980、1990年代，知识份子常兼有两种身份。像是《妇女新知》那批人，当时她们上街头，也做具体工作。受理念感召时刻，会去独立工会做小秘书……”

她点出那些和街头抗争一样，也该被珍视的台湾社运资产：知识份子不止于口号，卷起袖子实干的行动主义。“对抗大魔王是捷径，让情绪找到出口的捷径。打大魔王没有错，可只打大魔王，恐怕是划错重点。”寇延丁一面起身去顾热气蒸腾的饺子，一面先喂食以善意的提醒，“千万千万，不要让仇恨覆盖一切。”

天色和房里整个暗下来，除了盘缘少许亮光，人脸俱是黑的。“如果预知我128天就被放出去，我还能每天看星星，看月亮地数，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律师可见，没有任何外界消息，没有一起被抓的同案……”不见说话者神情，只听得语气沉静，“庆幸的是，即使在那么极端的待遇下，我也没有成为恨与恐惧的囚徒。”

而或许她同样庆幸的，是没能亲自说完的故事，还有人为她说下去。

“2011年爱艺撤出青川，2012年专业机构注销，2013年又发生大地震，可事情还在继续。”寇延丁一年一年盘点，“2014年我被抓，成了个意外的检验。可有趣的是，2015年，他们又用公司的形式注册了一个社会机构，叫做‘茴香枝’。”

原来，在发现中国NGO组织的问题后，持续以写作者与行动者的双重身分寻找解方，把行动中的困惑转为问题，又将问题转为采写的动力。在边找答案边解决问题的路上，她渐渐发现，社会里真正缺的，不是民主观念，而是践行民主的人。不是民主素质，而是赋予民主工具生命的人。

2012年，寇延丁又写了本《可操作的民主》，写她媒合维权农民杨云彪和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将西方民主工具引入中国南塘村的经验。不仅为他人作媒，寇延丁更在自己的组织里实践，她把一般视为组织命脉，不让他人染指的筹款系统交接给志愿者，淡出核心位置，期许爱艺成为得以自行运转的永动机。

“爱艺证明了这种由志愿者构成的自治组织，是可行的。”漆黑的房里，对坐者的眼瞳里擎著两团小火炬，似在无边黑夜里看见光明，她说，“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时候，手上拿的树枝，就叫茴香枝。”



寇延丁酿的酒。摄：陈焯輝/端传媒

不好好进行中央严管，就非得乱？

欲在台湾社运圈里寻没有老大的江湖，寇延丁扑了空，她将目光投向圈外。

民间自主的行动力向来是寇延丁至为关心在意的。在中国，2007年起，她曾在关注公民社会议题的首个中国独立媒体《民间》担任记者。她书中笔下的主人翁，也多非话语圈菁英，而是她称之为“人肉工事”，身体力行从事中国民间公益的草根力量。

《民间》停刊后，她的工作仍持续著。2014年她被抓，之所以怕，也因她家里累积了400多万字日记，300多万字工作日志项目资料，300多万字采访录音。那些档案牵连两岸三地无数人，中国公益的方方面面。

来台湾，凭她同时也是个毅行运动家的身份、能耐和直觉，她也一路走向了社会更底层和根部的位置。“我去跟妈祖遶境！”寇延丁兴奋地说，“三月走白沙，四月走大甲，都走了全程。”

她边在田间走动打草，边说，“像是白沙屯妈祖，她擅长急煞临停嘛！在各种事情都有不确定的情况下，它是个弱组织，没有很高的组织强度，可人数达上万人。我想这应当很容易生事吧？”

“可是没有。”寇延丁一路走，一路惊喜，“妈祖她说转就转，大家不仅没有乱成一团，还意外地有效率。我们这些懵懵懂懂新加入的香客和老香客之间，构成一个稳定的秩序，运行的过程中，两者发生奇妙的转化。”

“这不就回应了大家对开放社会、无组织或弱组织的顾虑么？谁说大了不好好进行中央严管，就非得乱？”她抓捏起一粒福寿螺卵块，除去危害生态的田间恶霸，同步揭晓她找著的答案，“当有广泛的民间自组织时，不见得。”



作家寇延丁。 摄：陈焯輝/端传媒

没有老大、没有老二的江湖

说到开放自组织，那就更得提寇延丁走过，但不止路过的深沟。忆及决定来这里种田时，她对一位农友的态度记忆犹新，“杨文全跟我说，‘我才不管妳的死活。’”

寇延丁性好自由，任其生灭，她反而乐得逍遥，“杨文全用开放社群的理念培育新农，介绍土地，租房子，提供代耕资源信息。可是去哪里做什么，他不为你承担责任。”

这十多年来，赖青松在此成立“谷东俱乐部”，杨文全更建立“俩佰甲”制度，开创“深沟食堂”做一交流平台，为地方带进公共性，深沟在越来越多新农加入后，渐渐长成一方风格独具的小农社区。“一般都提他们对友善农业的贡献，写农夫的个人故事。”寇延丁说，“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开放性的引入。”

“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开放性，是即使未来没有中间人强力推动，也能很大程度保留下来的。”她的话音跟著搬来的大石落地，沟渠里的清流被导转入田里，“我用了‘遗产’这个词，开放性是很重要的深沟遗产。”

“我还记得刚来时还有个农友这么说，‘她来这里，肯定写不了没有老大的江湖，只能写个没有老二的江湖。’”她笑著补充，“在这里，人人都是老大。”

“人人都该是老大。”寇延丁说，“不要再寄望别人，应对社会最根本的解方，就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亲身行动，自发参与。”



寇延丁的家。摄：陈焯輝/端传媒

必须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寇延丁说，香港这次反送中条例，无大台、无组织的社会运动，也是这种自组织能量的展现。“我记得有篇文章，就说这是一个电动世代的运动方式。哇，我觉得，是啊！真是一代人一种方式。”叹服香港运动能量之余，她也摇首，频称不解港府的态度何以粗暴如此，判然迥异于香港历史上同样无大台的几次抗争活动。

待秋收告一段落，寇延丁就要返回中国了。她一边取下屋簷上晾干的黄熟米穗，边说她已在海南岛预订了块田地，想实验看看如此亲自活著的写意人生，开放自由的种子，是否也能在彼岸落地生根。

然而，就在访谈前没多久，中国NGO组织“长沙富能”包含程渊的三名工作人员，也以颠覆国家罪名遭逮捕。“从现在露出的信息来看，提到了前几天程渊途经香港，似乎能看见同我被抓类似的逻辑，一条隐隐的线。”

今年八月，继《亲自活著》、《可操作的民主》（台湾版）之后，她又将出版新书《走著瞧》，书里有这样的表述：“抓我是偶然，但打压中国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国家维稳思维，不管是对香港和台湾人的影响，是必然。”

此等敏感时机回去，难道不担心又被构陷入狱？“说不害怕是假的呀。”寇延丁以木刷在洗衣的浪板上碾过穗棒，取得种子，她看著那些金黄色的谷粒，神情有些复杂恍惚。

“环境会审查你，基于恐惧与爱护的人，也会审查你，可我必须回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她坚决地说，“否则，说自由，那也是假的。”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早报：中国央视报导香港女子右眼受伤，引用假照片，“新闻”信源无可稽考
2. “你是香港人来买滤毒罐？”台湾防毒面具相关产品销量上升
3. 即时报道：机场集会大混乱 警察被围后拔枪 《环时》记者及疑似内地辅警被示威者踢打...
4. 818集会：民阵称逾170万人参与，警方数字为12万8千人，示威者最后和平散去
5. 纪羽舟：齐上齐落之前，负责任地检讨813机场“事变”
6. 国际媒体如何报道香港街头抗议运动？
7. 早报：Twitter、Facebook 关停大量来自中国政府、诋毁香港运动的水军帐号
8. 港警强力清场致血腥场面：胡椒球枪扫射示威者，港铁内发射催泪弹，女示威者右眼中布...
9. 揭仲：解放军进香港“维稳治乱”的设想和代价
10. 警方3小时记者会：承认有在示威现场乔装成不同人物，有使用过期催泪弹

编辑推荐

1. “扫黑除恶”在扫除什么？法官、扫黑办主任和政法教师这样说
2. 泛突厥主义的尴尬，与土耳其的苍白中亚梦
3. 土耳其特色的经济危机：虔诚与民粹，成功与失败
4. 信息战的虚与实：沈伯洋不期而遇的战场
5. 寇延丁在宜兰：以农耕疗愈生命，但必须面对的是恐惧
6. 信息战的虚与实：我们和买粉专的“阿峰”聊了聊
7. 何为国，何为民？反修例运动外，大陆网民的政治参与
8. 揽炒、新冷战与颜色革命：历史十字路口的香港与北京

9. 818集会：民阵称逾170万人参与，警方数字为12万8千人，示威者最后和平散去

10. 许仁硕：对警方究责的艰难——太阳花后的台湾经验